

蒋伯潜讲国学

经与经学

蒋伯潜
蒋祖怡 著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蒋伯潜讲国学

经与经学

蒋伯潜
蒋祖怡 著



九州出版社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经与经学 / 蒋伯潜, 蒋祖怡著. 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1. 1

(蒋伯潜讲国学)

ISBN 978-7-5108-0810-4

I. ①经… II. ①蒋… ②蒋… III. ①经学—研究
IV. ①B2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53016号

经与经学

作 者 蒋伯潜 蒋祖怡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出 版 人 徐尚定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 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0.5

字 数 196 千字

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0810-4

定 价 26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蒋伯潜(1892—1956)，浙江富阳人，著名学者。早年从钱玄同、马幼渔为师，又曾问学章太炎、梁启超门下，深研经学。于经学、文学均有很深造诣。长期任教，曾担任中学校长和暨南大学等高校系主任和校长。著述等身，主要著作有《经与经学》、《十三经概论》、《经学纂要》、《诸子与理学》、《诸子通考》、《诸子学纂要》、《校雠目录学》等。

蒋祖怡(1913—1992)，蒋伯潜子，杭州大学教授。幼承家学，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与教学，成绩卓著。尤于王充《论衡》、刘勰《文心雕龙》和钟嵘《诗品》，探求阐发，造诣甚深，已出专著十余种。其中《论衡选》、《文心雕龙论丛》等，在海内外学术界影响殊为广泛。

前言^{*}

我国的传统文化，其包容的内涵可以很广，凡过去存在过的事物，衣食住行，几乎无不可纳入文化这个范围。但传统文化就其最基本的典籍来说，集中在经、史、子、集四大部类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十三经（或四书五经）、二十四史、诸子百家以及诗词、歌赋、散文等几大方面，这些可统称之为传统文化的“经典”。作为一个有相当文化素养的中国人，有必要也有义务尽可能多地阅读学习一些文化经典著作，以了解、通晓传统文化的源流嬗变，这样才能进一步谈继承与发扬的问题。所以，经典著作的通俗化、普及化工作，便显得十分重要。

“五四”以来，有许多著名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。像章太炎的《国学讲演录》、顾颉刚的《尚书》翻译和《汉代学术史略》、梁启超的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、范文澜的《经学概论》，还有他的一些关于经学的讲演录和《文心雕龙注》等，都是杰出的成绩。这些学者中影响更为广泛的，则是朱自

^{*} 此前言原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出版这套书时，由钱伯城先生所写。

清、周予同和蒋伯潜。朱自清的《经典常谈》、周予同注释的《经学历史》和蒋伯潜的《十三经概论》。都已成为学习传统文化经典的必不可少的入门书。这三部书，解放后分别由三联、中华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出版，并多次加印，传播很广。但后二部书专谈经学，前一部书叙述虽很全面，却稍见简略。蒋伯潜、蒋祖怡父子合著的原世界书局于1942年出版的“国文自学辅导丛书”中的六个分册，正可弥补这一缺陷，适应当前读者的需要，我以为这对于传统文化的普及来说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

这六本书分别是《经与经学》、《诸子与理学》、《骈文与散文》、《诗》、《词曲》、《小说与戏剧》。据我看来，这六本书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：

第一，文字通俗，深入浅出。作者把艰深复杂的内容，讲述得条理清晰，明白易懂，读者很容易接受。

第二，打破旧观念，建立新思想。如把不在经典之列的小说与戏剧提升到经典的位置用专册论述介绍，对白话文学也给以应有的重视等等。

第三，立论公允，不偏不倚。对学术上的今古文、汉学宋学等学派门户之争，不任意偏袒或贬低，据实论述，读者可据此得到完整的概念，并作出自己的判断。

第四，结合实际，具体实用。作者有数十年自中学至大学的教学经验，懂得学生的不同程度和具体要求，使本书的讲解切合读者的实用（如讲诗词则详述格律、音韵）。

第五，古今中外，贯穿配合。本书的论述讲解，不仅讲古，也贯穿至今；不仅讲中国的，还配合讲外国的。正如作者自序所说，本书“以文学与学术为经、文学史与学术史为纬，而文学概论、文学批评、群经诸子及理学之内容流变皆融合于其中”，可使读者对于传统文化及其渊源流变，获得切实明白的知识。

正因为如此，我以为这六本书不仅对于想在这些内容方面有所了解的读者有帮助，而且对于普及读物的写作，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范例。当然，这套书也有不足的地方，就是缺少关于史书、史学及其他文史专门知识的讲解与叙述，读者可用别的书（如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、《经典常谈》等）来补充。好在本书各个分册相对独立，与整体无妨。

本书作者蒋伯潜（1892-1956），浙江富阳人。早年从钱玄同、马幼渔为师，又曾问学章太炎、梁启超门下，深研经学。三十年代末，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，兼任世界书局特约编审。抗战胜利后曾出任杭州师范学校校长。解放后任浙江图书馆研究部主任，并多次被选为省、市人大代表。蒋祖怡（1913—1992），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，1948年受聘于浙江大学文学院。解放后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、系副主任，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与教学。这套书的出版，也是对这二位前辈学者的纪念。

钱伯城

1996年12月，于上海

目 录

- 第一章 所谓“经” / 1
- 第二章 经今古文与焚书坑儒 / 17
- 第三章 《诗》 / 31
- 第四章 诗与乐 / 51
- 第五章 《书》 / 67
- 第六章 《礼》（一）——《仪礼》与《周礼》 / 83
- 第七章 《礼》（二）——《礼记》 / 99
- 第八章 《易》 / 117
- 第九章 《春秋》（一）——《公羊传》与《谷梁传》 / 133
- 第十章 《春秋》（二）——《左传》 / 149
- 第十一章 《论语》 / 165
- 第十二章 《孝经》与《尔雅》 / 183

- 第十三章 《孟子》 / 199
- 第十四章 六经的传授 / 215
- 第十五章 经今古文的分合 / 231
- 第十六章 经学的衰落（一） / 247
- 第十七章 经学的衰落（二） / 263
- 第十八章 经学的中兴 / 279
- 第十九章 经今文学的复活 / 295
- 第二十章 经学的附庸——文字学 / 311

第一章 所谓“经”



我国古书，有几部特别被人尊崇的，其名曰“经”。据《庄子·天运》，孔子尝谓老聃曰：“丘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，自以为久矣。”“六经”之名见于古籍，当以此为最早。这六种书所以特称做“经”，有两种说法：

（一）经是官书。我国古代，学在王官，私人无著述（参阅《诸子与理学》），所谓“经”者都是官书，由史官掌之。《左传》记晋韩宣子聘鲁，观书于鲁太史，见《易》象与鲁《春秋》（昭公二年），此《易》与《春秋》在史官之证。《周礼》言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（外史，春官宗伯之属），《左传》载楚左史倚相能读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（昭公十二年。按《尚书》疏引贾逵说：“《三坟》，三皇之书；《五典》，五帝之典；《八索》，八王之法；《九丘》，九州亡国之戒。”），此《书》在史官之证。《诗序》云史克作《鲁颂》，《左传》云倚相诵《祈招》，此《诗》在史官之证。《周礼》言太史以礼书协事，小史以时读礼法（皆春官宗伯之属）；孔子适周，问礼于老子，老子是周之征藏史；访乐于苾弘，苾弘也是周史，此《礼》、《乐》在史官之证。六经都是官书，所以简策特别大。郑玄《论语序》

逸文（原序已亡，此据清宋翔凤所辑）曰：“《钩命决》云：‘《春秋》二尺四寸书之，《孝经》一尺二寸书之。’故知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。”又曰：“《孝经》谦，半之。《论语》八寸策者，三分居一，又谦焉。”按《盐铁论·诏圣》篇曰：“二尺四寸之律，古今一也。”《汉书·杜周传》所云“不循三尺法”，金鹗《求古录礼说》以为是“举成数”。经书和法律都用二尺四寸的策，正因为它们同是官书。

（二）经是圣人所作。《博物志》说：“圣人制作曰经，贤者著述曰传。”“圣人制作”的书为什么叫做“经”呢？因为圣人之道是万世不变的常道。郑玄《孝经注》曰：“经者，不易之称。”（《玉海》卷四十一引）《释名·释典艺》曰：“经，径也，常典也。如径路无所不通，可常用也。”皇侃曰：“经者，常也，法也。”《文心雕龙·宗经》曰：“经也者，恒久之至道，不刊之鸿教也。”这种说法，完全是以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的观念为根据的。

上述两种说法，因为他们对于所谓“经”的观念不同，所下的定义便两样了。前者以为“经”是周公（旦）的旧典，孔子是一个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”（孔子语，见《论语·述而》篇）的学者，他对于六经只是“述”，只是整理而已，所以说“经”是官书。后者认为六经是孔子所作，孔子作六经，垂教万世，为不变之常道，所以说“经”是圣人所作。

但是《荀子》尝引《道经》，贾谊《新书》又提及汉儒谈

礼的《容经》，医书中有《内经》《外经》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方技略有《黄帝内经》《外经》、《扁鹊内经》《外经》、《白氏内经》《外经》）、《难经》（扁鹊撰，《汉志》不载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始著录），《国语·吴语》“挟经秉枹”的“经”又指兵书而言，这些书既非官书，亦不是圣人所作，但也名之曰“经”，所以章炳麟谓“经”是以丝编缀竹简，本为书籍的普泛名称，和印度梵语称佛经为“修多罗”一样。这是另一种说法，却比较近理。不过自汉以后，学者对于这几部经书特加推崇，认为是古籍中有特殊地位的，而对于它们又有两派不同的观念，所以有上述两种不同的说法了。

六经又称“六艺”，这是汉朝人的说法。贾谊《新书·六术》曰：“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六者之术谓之‘六艺’。”汉人称六经为“六艺”（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皆如此，刘歆《七略》及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六艺略便是著录经部之书的），似以此为最早（按，《周礼》保氏以六艺教国子，是指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六者而言，与称六经的“六艺”不同）。《小戴礼记·经解》曰：

孔子曰：“入其国，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；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；广博易良，《乐》教也；絜静精微，《易》教也；恭俭庄敬，《礼》教也；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。故《诗》之失，愚；《书》之失，诬；

《乐》之失，奢；《易》之失，贼；《礼》之失，烦；《春秋》之失，乱。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而不愚，则深于《诗》者也；疏通知远而不诬，则深于《书》者也；广博易良而不奢，则深于《乐》者也；絜静精微而不贼，则深于《易》者也；恭俭庄敬而不烦，则深于《礼》者也；属辞比事而不乱，则深于《春秋》者也。”

这一段话论的是“六经之教”。所谓“温柔敦厚”、“疏通知远”、“广博易良”、“絜静精微”、“恭俭庄敬”、“属辞比事”，是六经之教的效果，是六经之教及于受教的人们之良好影响，下文所说“愚”、“诬”、“奢”、“贼”，“烦”、“乱”六者，是因六经之教之失，影响于受教的人们而发生的流弊，所以下文又说到有良好的效果而无其流弊的，必是深于某经者。其意义本来非常明白，可是一般粗心的读者，往往误认“温柔敦厚”等六者是指六经本身的性质而言，那么“愚”、“诬”、“奢”、“贼”、“烦”、“乱”六者，难道也是六经本身的缺点吗？以六经教人，有得有失，有利有弊，必深于六经者方能有得无失、有利无弊，这真是持平之论！

六经之用，古籍中论及者颇多，最早的似乎是《庄子》的《天下》篇：

《诗》以道志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礼》以道行，《乐》以

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

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也引孔子的话道：

六艺于治一也。《礼》以节人，《乐》以发和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诗》以达意，《易》以神化，《春秋》以〔道〕义。

《太史公自序》又曰：

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，故长于变；《礼》經紀人伦，故长于行；《书》记先王之事，故长于政；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，故长于风；《乐》乐所以立，故长于和；《春秋》辩是非，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，《乐》以发和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诗》以达义，《易》以道化，《春秋》以道义。

《滑稽列传》只引用孔子的话，《太史公自序》则先加以说明，然后以孔子的话为结论。《礼》长于行，故可用以“节人”、“道行”；《书》长于政，而所记又为先王之事，故可用以“道事”；《诗》长于风，长于托物见志的风喻，故可用以“道志”、“达意”；《乐》长于和，故可用以“发和”；《易》长于变，故可用

以“神化”、“道阴阳”；《春秋》辩是非，长于治人，故可用以“道义”、“道名分”。《庄子》和《史记》论六经之用，原是一致的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也有一段论六经之用的话：

六艺之文，《乐》以和神，仁之表也；《诗》以正言，义之用也；《礼》以明体，明者著见，故无训也；《书》以广听，知之术也；《春秋》以断事，信之符也。五者盖五常之道，相须而备，而《易》为之原。

《汉志》以“仁、义、礼、知、信”五常配六经，少了一样，所以加上一句“而《易》为之原”，至于《易》何以为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五经之原，班固却说不出所以然来。班固作《汉志》，是根据刘歆《七略》的，我颇疑心这也是刘歆的说法，倒不如上述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所论来得明确。

六经的次序，有两种不同的排列法：

（一）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

（二）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

主张第一种排列法的学者，认为六经是周公的旧典，所以依其制作的时代先后为次序：《易》原于八卦，八卦是伏羲画的，故列第一；《书》的第一篇为《帝典》，是记尧、舜的事的，故列第二；《诗》的《豳风》、《七月》是周末去豳迁岐时的作品，《商颂》是商代郊祀的乐章，故列第三；《礼》、《乐》是周公所